

核桃树

○周龙岗

院子里，窗前的核桃树挖了，在热得要命的中伏。挖了它，核桃树就不再顶着毒日头，滋养挂满枝头的青皮核桃了。根拔了，核桃树也就不用操劳“养面种上，核桃硬瓢”这些紧逼的时节，不必操心农历七月七给核桃灌油的事了。

望着倒下的核桃树，繁茂的绿叶耷拉下头，遒劲的枝条顺哒哒地平躺在烈日下，树叶最后一滴水被掳去时，扑向枝头的青皮核桃，像暴死前的母亲，用尽最后一丝气力，搂紧自己的孩子。

核桃树刚过了十岁零四个月。2016 年 3 月，我第一次从五曲湾扶贫回到县城，周末给贫困户买葱秧，便一同买了这棵核桃树苗。

晨曦初露，它像咿呀学步的小可爱，枝叶在窗前晃着脑袋，似乎在说：“起床了，上班了。”月夜里，它轻柔的影子悄悄爬到床头，像童年时母亲在土炕边守护着我，轻轻唱着姥姥唱给她的童谣。

从此，逢年过节，家里炸花生米、炸鱼时，我们总会多倒一点油，炸完后，把油装进空饮料瓶积攒起来。开春时，在核桃树根旁边挖个深坑，把油倒进去，掩埋好。怕野猫、野狗、老鼠偷吃油，还要重重地喷一些灾害灵，在土里埋几颗樟脑丸。

核桃树不会说话，但它头顶天、脚蹬地，根深深扎进厚土，吸收了天地精华，便有了灵性，似乎通人性。一年年，

它枝头挂着的核桃，像骑着两轮、三轮摩托车去朝圣，目送院里人匆匆出门，晚霞里恭迎归家。

核桃树一年四季站在那里，一声不吭，唯独感恩与回馈的心一年比一年重。每当春天，我都要捡拾核桃花，圪蹴在树荫下，一只一只捋下核桃花茎，拌上蒜茸，做一盘美食，细细嚼着，唇齿间的油香，勾起童年母亲的味道。核桃树逐年成倍地挂果，今年像预感到了什么，层层叠叠，青果缀满枝头，站在树下，我无法清点它赐予的厚重。

春天，核桃树长出叶子，我把几十盆君子兰悉数托付给它庇佑；夏日，它像老母鸡护佑鸡仔，把阴凉送给每一盆花；秋风乍起，它宁愿背负秋肃杀与寒霜折磨，直到最后一片叶子卷曲褐黄，依然遮护君子兰不被伤害。

核桃熟了时，不论谁用竹竿敲打，或爬上树去摘，折断枝干，伤筋动骨，它从没有抱怨过人，来年依旧枝繁叶茂，枝干秀颀，硕果累累。它的果实不大，长得很精致，这大概是它空灵中带着禅意的名字“小香玲”的来源。

7 月 30 日，这是一个阴凉如秋的中伏天，早晨，上苍象征性地滴了几滴雨。挖掘机突突突吼着，链轨吱扭吱扭响个不停，铁爪不急不慢，一下一下地挖下去，核桃树可能感知到了什么，每一片叶子岿然不动，核桃树根被白丝带缠成一个馒头样时，依然淡定从容，宠辱不惊，倒是我的心率犹如三伏的

热浪炙烤。植物受伤会分泌汁液，进行自我保护修复，不知核桃树根是否流汁，我不忍近前查看，但我浑身发热流了汗水。当夜，一场雨把一切都洗得干干净净。

次日，星期五，农历六月十八日，恰逢古尔邦节，也叫宰牲节。所幸不用宰杀，只是将一棵树移到 10 米左右远的地方，在偌大的小区院子，就像肌体摘阑尾的小手术，手术必有阵痛。窗前树影摇晃，挂满青皮核桃的树枝，像受伤的雄鹰无力地扇动翅膀，我能感知到核桃树的迷茫和无奈。

三层楼高的树干倒在泥泞里，树冠被电锯肢解，青皮核桃没有垂落，依然随枝干躺在泥地上。师傅们细致地吊起树干，移到刚挖好的树坑里，灌上生根液，浇足水，他们坚信一定能活。“人挪一步活，草挪一步死”，但愿只是戏言，随缘去吧。

乡间过红白事，主家不论喜与悲，总会有热心人操心顾事。挪一棵树，也算过个事，关注关心的人不少，这让我有了新的感悟。事大事小，都有轻重缓急，主次有别，树木又岂能出其右。核桃树根在地里，长在心里，寄托着一种牵挂。根拔了，人也就断了念想，留恋就淡了。世间没有看不破的事，看淡了，自然会看破。

核桃树因扶贫而结缘，伴我走过了 6 年扶贫路，如今，我已退休，不知扶贫村的核桃树还记得我吗？

诗 歌 苑

立秋之日

○李立屏

一想到你来就要落红
我便有些悲伤
七夕之后,有情人重归于好
喜鹊回到人间
一切又恢复原样

踱步,觅食,街枝做巢
生一窝听话的孩子
尽管想走的留不住
该来的一定会来

秋天,你好
久疏问候,我不怪你
好久没你的消息
是因为好久没给你消息

人物

王铠：刮画艺术的范式构建者

○律 士

当传统绘画面临“形式固化”“创新乏力”的挑战，当代绘画艺术该如何坚守本质、焕发新生？中国刮画代表人物王铠以“刮画范式构建者”的身份，交出了完美的答卷。王铠深耕刮画艺术领域数十年，凭借《心之居所》《光影共生》等一系列经典作品，获法国巴黎当代艺术奖铂金奖、柏林艺术双年展金奖、意大利列奥视觉艺术奖等多项大奖。

王铠的实践，不仅开创了刮画这一全新艺术门类，而且构建了“技法—美学—精神”三位一体的刮画艺术体系，为当代绘画艺术的创新发展树立了标杆。

在技法体系构建上，王铠制定了刮画创作的核心流程与标准：从画布处理、色彩铺设，到刮具选择、刮擦技法，再到后期调整，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操作规范与美学要求。他将刮擦技法细分为“点刮”“线刮”“面刮”“层刮”四种基本类型：“点刮”以针尖状刮具创造细碎痕迹，用于表现光影斑点或纹理细节；“线刮”以纤细刮刃勾勒流畅线条，用于塑造轮廓或传递动感；“面刮”以宽幅刮具大面积刮擦，用于显露底层色彩或营造氛围；

“层刮”则通过多次叠加色彩与反复刮擦，形成丰富的色彩层次与肌理效果。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李怀峰评价：“王铠的刮画不仅是一种技法，还是一种观念革命，他的实践告诉我们：限制可以成为创造力的催化剂，工具的重新定义可以打开全新的美学维度。”

在美学体系构建上，王铠提出了“痕迹美学”“光影美学”“意境美学”三位一体的刮画美学核心。“痕迹美学”强调刮痕的独特价值，其具有不可复制的偶然性与真实性；“光影美学”聚焦刮画的光影表达，通过色彩层的叠加与刮擦，让光线从画布内部“生长”出来，形成独特的内在光效；“意境美学”则传承东方美学精神，主张通过色彩与刮痕的交织，传递“天人合一”的自然意境与“内省自我”的精神内涵。这三大美学理念相互支撑，构成



了刮画艺术的核心审美标准，让刮画创作既有技法支撑，又有美学引领，避免陷入单纯“炫技”的误区。王铠的范式构建，还体现在对刮画艺术社会价值的拓展上。作为“以爱穿越寒冬”全球疗愈艺术大赛的评委，他将刮画艺术与艺术治疗理念相结合，发现刮画的创作过程本身就具有疗愈价值——色彩的铺设是情感的积淀，刮擦的过程是情绪的释放，画面的显影是自我的整合。这种将艺术创作与心理疗愈相结合的范式，让刮画艺术的社会价值得到极大拓展。

王铠的实践，让刮画从个人化的艺术探索，成为规范化、专业化的艺术门类；让刮画艺术不仅拥有独特的技法与美学，还具备深刻的精神内涵与广泛的社会价值。在这个传统与创新交织、本土与国际对话的时代，王铠的刮画艺术范式，为当代绘画艺术的发展点明了方向——唯有坚守艺术本质，勇于技法创新，构建完整体系，才能让艺术门类行稳致远，才能在全球艺术舞台上发出属于中国艺术家的声音。

表哥因病不幸离世，我和哥闻讯相约回乡探丧，来到阔别多年的舅家。

表哥居住的院落，是外爷辈传下来的沟边祖宅。兄弟多年前分家迁往新庄，他守着这座老院，一直住到现在。自打求学、工作离开故土，我便很少再来这里，可院中封存着我太多童年记忆，无数次入梦，旧时光景依旧清晰如初。

老屋几经翻修，已很难找到旧时痕迹，院落格局却分毫未改。凭着院中老井台，我仍可准确指出当年二道门的位置。前院的老枣树已无踪影，舅年轻时亲手栽植的青皮梧桐，也因后来建房被削去树冠。

立在庭院中央，儿时顽皮嬉闹的画面倏然浮现：和表姐骑在羊圈土墙上，用灰耙钩打未熟的青枣；攀上丈余高的泡桐树，揪下紫莹莹的桐花，细细咂摸花根那一丝清甜；举着竹竿拨弄墙头的麦酸酸（学名瓦松，生长于屋顶瓦棱间的多肉野菜），失手碰落打碎了屋瓦；也曾为争抢炒梧桐籽打闹，撞翻铁皮水桶，任由它滚落井中……

舅家屋舍集中在里院。上房右侧是厨房，左侧住着两位年长一点的表哥；舅和妗子居于西厢房，东厢房便是外爷的住处。外婆走得早，那时母亲年仅十二岁，舅舅才八岁，此后数十年，外爷便一直独居于此。

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，兄长们都已上学，母亲走亲戚总带着我。两村相隔六七里路，一路过南壕，沿渠岸走贾赵，穿过高庄向西，行至六股路子，舅家便近在眼前。

每次跨进院门，我依次向家人问好，随后便径直钻进外爷屋里，目光总不由自主地落在炕头东墙那只悬在钩搭上的竹笼上，那是我朝思暮想的吃货笼笼。

那是一只细竹篾编成的圆形盛器，木质手掣，造型小巧，笼口盖着一方遮尘的苫布。笼中盛放的，全是外爷自己舍不得享用，特意攒下留给孙辈的零食，家乡人唤作“吃货”。在物资匮乏的年月里，这两个字，足以让孩子满心向往、垂涎不已。

见到我来，外爷便扶着炕沿慢慢站起，伸手从笼笼里摸出一两样吃货，悄悄塞进我的衣兜，反复叮嘱我切莫让表姐看见。

笼笼里吃货花样繁多：自家树上结的核桃、大枣，亲友探望送的点心、饼干，还有他下地时从沟畔采摘的红酸枣。若是去沟底林场，还会带回来一捧紫黑桑葚。逢上赶集逛会，他偶尔会买上几个柿饼，或是一把拐枣。邻里老友，也常送来熟透的软枣。

应着时令，笼笼里还会冒出金黄的杏子、紫红的梅李。若是鼻尖嗅到了一缕清甜馨香，那定是装了白兔梨梨瓜。

他从不把糖果放进笼笼，而是揣在贴身布衫或夹袄口袋里，取用方便。他说夜里口苦，便含一粒老冰糖；若是水果糖，总会小心咬成两半，含上半块，另一半重新包进糖纸，留待下次再吃。

笼笼里的吃货从来没有保质期。除了时令瓜果，其余东西记不清存了多久，但肯定被翻看摩挲过无数次，以至于核桃外壳光滑油亮，仿佛浸润出包浆；柿饼大多风干发硬，表面早已没了糖霜；点心外层酥皮也不见了踪影，只剩硬实的一疙瘩。

大多时候，我是等不到回家，就把外爷给的吃货消灭干净了。偶尔也会特意留些，带回家和哥分享。其中既有自幼习得同胞相亲、不独享用的家教，也藏有孩童内心小小的显摆和炫耀。

外爷的吃货笼笼

○吉养民

静静凝望那张老照片，东厢房高悬的笼笼、外爷扶炕取食的身影，再次重现，一股温热瞬间涌上眼眶……

这样安稳的时光没过几年，再去探望外爷时，他依旧疼爱地抚摸我，随即起身向笼笼里取吃货。可我分明看见，他双腿抖动明显，伸向笼笼的手也哆嗦个不停。我心里清楚，外爷真的老了，他毕竟八十多岁了。

就在那一年，我正式入学读书，去舅家的次数，跟哥哥们一样稀少了。母亲独自往返的频次反倒越来越高，有时还要住几天。

直到有一天，母亲红着眼眶推门归来，掀开板柜取出孝衣给我穿上，和父亲一道带着我赶往舅家，那一刻我终于明白，疼爱我的外爷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舅向来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家事却疏于打理，加之当时家境清贫，外爷的丧事办得十分简朴。那几日，望着钩搭上依旧高悬的吃货笼笼，我心里暗自猜想，里面是否还留有他未及分给孙辈的吃货？

这个疑问在心底萦绕了多年。长大后我才懂得，这只小小的吃货笼笼，装着的从来不只各色零食，还有祖辈绵延不尽的疼爱，是我童年岁月最治愈的温情。任凭岁月流转、人去物非，这份暖意始终妥帖珍藏于心底，历经流年，从不褪色。

晚风徐徐穿过檐角，飘进院落，拂在我微热的脸颊，也吹散了满院旧事。门外悲情的唢呐声缓缓响起，将我从绵长追忆里拉回现实——表哥的祭奠仪式，已然开始。我和哥一同走进灵堂，挽幕中央是表哥的遗照，祭台之上，先前相继离世的外爷和妗子并排供奉，还有那张黑白旧照里，面目模糊的外爷。

静静凝望那张老照片，东厢房高悬的笼笼、外爷扶炕取食的身影，再次重现，一股温热瞬间涌上眼眶……